

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与“约定俗成”的思考

付小郡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现代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语言学研究, 提出符号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在两者的关系上, 部分学者认为“约定俗成”是非任意的, 并且要受到客观外部世界的影响。本文采用“先立论后驳论”的方法, 层层深入, 以索绪尔的观点为依据, 通过认识任意性、约定俗成、外部因素三者的内涵及关系, 论证了“约定俗成”不属于外部因素的范畴, 且从属于任意性, 并强调了索绪尔的立足点——“语言是自足封闭的系统。”

关键词:约定俗成; 任意性; 外部因素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12)04-0102-02

1 部分学者的观点:“约定俗成”是非任意的

学者贾琼在《关于索绪尔语言符号观中“任意性”的思考》中认为:在语言产生的最初, 人类的各种认知和生活经验即人类与周围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是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 是语言符号意义的来源。

贾琼结合以下生活实例做了进一步阐释:生活在北极, 整天与冰雪打交道的因纽特人对雪观察入微, 把雪分为七类, 有七个不同的词来表达, 而英语国家的人们却只掌握 snow 一个词。尽管因纽特人对雪有七种更细致的划分, 他们与英语国家的人们对雪的概念是一样的。可是“我国广东省人整年见不到, 因此在概念和表达上却是冰雪不分, 北方人叫‘冰棍’, 广东人却成为‘雪条’; 北方人把 fridge 叫‘冰箱’香港人却叫‘雪柜’。”另外还有汉语中的“扁担”一词, 在英语中就没有对应的单词和概念, 因为“扁担”是我国特有的、至今仍在使用的劳动生产工具。

结合以上实例和其他论证, 贾琼得出:人类与周围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是所谓概念即符号意义的来源。语言符号中的概念因素与现实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样的说法若成立,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 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相矛盾呢? 约定俗成是不是非任意的或者不完全任意的呢?

另有一些学者同样持有此类观点, 当代牛津语言学家 Roy-Harris 认为索绪尔的“约定俗成”是“非任意的”。他说, “对索绪尔来说, 约定俗成这个概念, 除非有进一步限制, 一般暗示一种习惯做法, 人们能根据共同协议自由地加以采纳、顺应、无视、或改变; 而且, 这种做法带有一种理性的、非任意的因素”。

许国璋也曾深刻地论述了语言符号非任意性的特征, 指出“非任意性”是指语言的符号是人为制定的, 因而在整个人为的形成过程中都是可以论证的。因为, 无论哪个民族中的哪个人, 也无论是当代人或原始初民, 在他“独立地、偶然地”为一事物命名时, 无论是用口语的语音或用书面语(文字)的字形, 这个人总是有所考虑:要用此语音, 而不用其他语音, 要用此字形, 而不用其他字形, 他总是有一定“因由”的。这“因由”可能是出于主观的, 也可能出于客观的, 也可能是出于主客观两方面的。从主观角度讲, 有生理因素, 有心理因素; 从客观角度讲, 有自然影响, 有社会影响。总之, 这“因

由”最终完全是人为的, 虽不是自然的, 但却是可以论证的, 所以是非任意的。在此许国璋先生强调指出语言符号的“非任意性”, 而语言符号非任意性就体现在概念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上。

2 那么, 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是怎样定义的呢?

2.1 符号、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任意性:

《教程》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中指出:语言符号所包含的两项要素都是心理的, 而且由联想的纽带连接在我们的脑子里。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 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 纯粹物理的东西, 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 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在这里, 索绪尔指出, 我们说到一个词的声音和音节的时候, 记住那是指的音响形象。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 并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

《教程》在接下来的小节中指出: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姊妹”的观念在法语里用来做它的能指的 s-ø-r(soeur)这串声音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它也可以用任何其他声音来代表, 语言之间的差别, 以及存在不同语言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牛”这个所指在国界这边是用 b-œ-f(boeuf)做能指的, 在国界另一边却是用 o-k-s(ochs)做能指的。

2.2 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东西

《教程》第三章《语言学的对象》中已经提出过:“语言是什么呢? 在我们看来…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 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语言却是某种后天获得的、约定俗成的东西, 它应该从属于自然的本能, 而不应该居于它之上。”

2.3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谈到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的论述:

《教程》绪论第五章中谈到:我们要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 简言之, 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凡是语言在地理上的扩展和方言分裂有关的一切, 都属于外部语言学的范围。毫无疑问的是, 在这点上, 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的区别看起来似乎最没道理, 因为地理的现象和任何语言的存在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可是, 实际上, 它并没有触及语言的内部结构。

3 “约定俗成”是任意的, 并且不属于外部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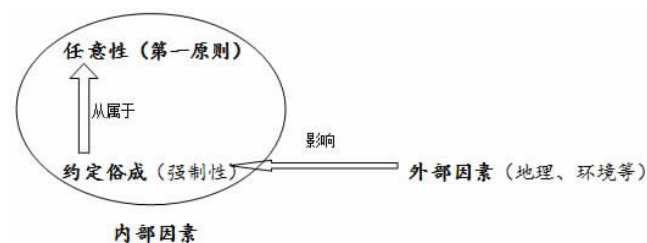
用索绪尔的观点看文章开头给出的一些学者的观点, 实质上存在以下几点错误:第一, 对索绪尔“任意性”的本意理解不清, 任意性是指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任意, “约定俗成”要遵守任意性原则, 并从属于任意性, 而不是对立互斥的关系。第二, 将“约定俗成”与外部因素中的“外部环境的影响”相混淆, 也即对语言的内部因素

作者简介:付小郡(1990-)女, 汉族, 山西平遥人,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09 级本科生, 研究方向:语言学

和外部因素的界定不明,甚至偷换概念。第三,把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作为出发点,没有认识到索绪尔把“语言作为自足封闭的符号系统”,偏离了其本意。

接下来,我们将用索绪尔的观点对上述错误进行各个击破:

事实上,我们从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约定俗成和外部因素的一系列论述中,可以得出三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图:



首先,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从属于任意性原则,并且表现任意性。索绪尔说得很清楚,我们不妨将他举的例子和文章开头的例子做一个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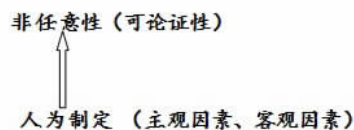
所指		能指
姊妹 (姐姐和妹妹)	无联系	s-ŋ-[sɪstə]
牛 (哺乳动物, 趾端有蹄, 头上长一对角, 反刍类动物, 力大能耕田)	无联系	b-ŋ-[bœf]或者 o-k-[sɔʃ]
冰棍	无联系	bīng gǔn [pī ³⁵ kuən ⁵¹]

由此可以看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完全任意的,空洞的,且没有自然联系的根基。如表示“牛”这个所指,有两个能指 b-ŋ-[bœf] 和 o-k-[sɔʃ],为什么用这样的声音来表示“牛”这个所指,其间是没有道理可循的,是不可论证的,绝对任意的。我们虽然可以看到不同的地区对同一所指有不同的能指,如不同地区对“牛”的能指不同—b-ŋ-[bœf] 和 o-k-[sɔʃ],但是我们可以将 b-ŋ-[bœf] 和 o-k-[sɔʃ] 分开来对应,当 b-ŋ-[bœf] 和“牛”对应, o-k-[sɔʃ] 和“牛”,能指和所指之间仍然看不出任何刻意的人为的联系,至于为什么不同地区不同的地区对同一所指有不同的能指,我们接下来再解释。而单从“分开对应”这点上看,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约定俗成”,是人们按照集体习惯制定语言符号时,要遵守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原则,并隶属于任意性。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如果没有任意性,同一所指就不会有不同能指,也就不会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或者不同地区的语言差别。因此,同一所指在不同地区因集体习惯不同而表现出的不同能指,恰恰证明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因此约定俗成是可以表现任意性的,不是相斥的。

其次,为什么不同的地区对同一所指有不同的能指呢?是因为不同的主客观因素导致了不同的“约定俗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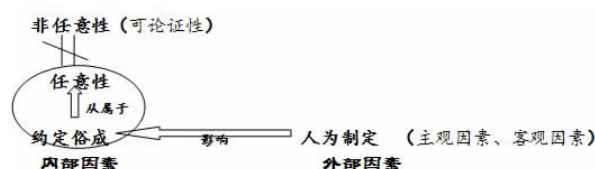
许国璋先生指出人们在为事物命名时,要受到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语言的符号是人为的,在人为的自始至终的过程中都是可以论证的。我们可以将他的看法也画一个关系图:



许先生之所以能得出非任意性的结论,是因为前提条件是语言符号是人为制定的。显然,第一,他直接将“约定俗成”和“外部因素”合并为人为制定,没有认识到二者的本质区别。索绪尔的“约定俗成”是属于语言的内部因素,它只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不是让外部因素决定。第二,他将外部因素直接作用于语言符号的制定,将外部因素和“约定俗成”偷换概念,而索绪尔的外部因素是通过“约定俗成”作用于语言符号的制定,是间接地作用,因为它们分

属语言系统的内外部因素,而外部因素是索绪尔排除在外的。第三,“语言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索绪尔这里强调的是“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就是说,约定俗成是相对于整套系统而言的,是社会的。而人为制定明显是个人因素占据了主要地位,我们承认个人有时候可以影响词的产生和发展,但是个人不能制定整套系统的规约。

我们可以将许先生的出发点“人为制定”作为出发点,再运用索绪尔的观点进行推导:



由此可见,“人为制定”作为外部因素,只能在一定方面和程度上,影响“约定俗成”,而约定俗成又从属于任意性,因此,“人为制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任意性。但是,我们不能说,由“人为制定”便可得出语言的非任意性,这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且在索绪尔的观点中,“人为制定”这类因素当属于外部因素,并不能触及语言的内部结构,即不能动摇语言符号任意性的事实。

最后,我们应该了解到,索绪尔认为语言是自足封闭的符号系统,这是他研讨语言的立足点,他将外部因素排除在外,因而没有讨论客观世界的影响。而文章开头提到“约定俗成是非任意的”这一观点,是因为当事人站在了不同的角度——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在语言产生的最初,人类的各种认知和生活经验即人类与周围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是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要知道,人脑为了减轻负担,在没有规律的东西通过认知加工都会变得有规律有理据,但是,语言的认知操作有很多是人为地事后强加给语言的,它无法取代语言的本质。而且,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谈论索绪尔的观点,必然导致方向的偏离。

4 结语

本文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我们先是给出部分学者的观点:学者贾琼的实例论述,以及语言学家 Roy Harris、许国璋的论证——他们认为“约定俗成”是非任意的,并且要受到外部客观世界的影响。

第二,回到《教程》中,给出对“任意性”、“约定俗成”、“外部因素”的确切含义,理解清楚索绪尔的本意。

第三,通过分析研究,得出“任意性”、“约定俗成”、“外部因素”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对文章开头部分学者的观点的错误各个击破,进行驳论。最终得出结论:“约定俗成”不属于外部因素范畴,是任意的并隶属于任意性;并强调了索绪尔的立足点——“语言是自足封闭的系统。”

参考文献:

-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11
- [2]胡文仲.英语的教与学[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 [3]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 [4]贾琼.关于索绪尔语言符号观中“任意性”的思考[J].语文学刊.2010.(4)
- [5]石安石.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可论证性[J].语文研究,1989.(4)
- [6]Harris,R.1988.language,Saussure and Wittgenstein [M]. London: Routledge